

X D W T
X D W T

现代

XIAN
DAI

文坛

WEN
TAN

散记

SAN
JI

倪墨炎著

• 上海三联书店

文坛散记

倪墨炎著

现代

上海三联书店

(沪) 新登字 117 号

责任编辑 冯 征

封面设计 杨利碌

现代文坛散记

倪墨炎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第七印刷厂印刷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09000

印数: 1—4500

ISBN 7-5426-0199-7/I·43

定价: 5.70 元

代 序

墨炎同志：

得知你的新著《现代文坛散记》又将问世，欣慰何似！多年来，你在研究鲁迅思想、鲁迅作品的同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史料的蒐辑、整理和研究，索隐钩沉，乐此不疲，而且斐然成章，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话随笔。姜德明兄同你有同样的志趣，他可能比你动手更早些，他那些带有“书”字的“书话系列”（《书叶集》、《书边草》、《书梦录》、《书味集》……），现在不知已出到第几本了？对你们的默默耕耘和收获，我一直是十分钦佩的，因为这是一项长时期被冷落直到近些年似乎才受到重视，而其实又是极其有价值的工作。

去年秋天，收到你惠赠的30余万言巨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拜读之余，我真的惊讶和佩服你的胆识和你们绍兴“亨格老倌”的那股韧劲。倒不仅是因为你耗费了一年多“青灯夜晚”，加上一一年五十多个星期日和二十天公假，“蚂蚁啃骨头”似地完成这部大书，而是你居然敢于下手啃这么一个难啃的大“骨头”——周作人，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最复杂也最难评述的一个人物，并且也居然啃了下来，啃出了精彩而又深刻的味道来！

DAI 75/24

然而，仔细想想，如果现代文学研究中缺少周作人，就如同北京故宫缺少绘画馆、苏州园林缺少网师园、绍兴山水缺少鉴湖，那行吗？

由此也想到“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坛上，似乎尚有不少人，名气不及周作人响，贡献不及周作人大，但在新文学运动这条漫长而坎坷的大路上，同样做过点点滴滴的铺路、探路尝试和实践。可惜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不被人注目，或者遭到种种不符合实际因而也不公允的评价，在历史的荧光屏上逐渐“淡出”，终至被人遗忘。而他们实在是不该“淡出”，不该被遗忘的。“五四”以来70年，是现代文学开天辟地的70年，也是几千年文学史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浩浩荡荡，风起云涌，人材辈出，各领风骚，给今天和明天的文坛垒筑了坚实深厚的地基。没有“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也就没有30年代左翼文学，没有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大后方文学，自然也没有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大河奔腾，源远流长，谁能割得断呢？

现代文坛离我们并不遥远，不过几十年时间。可是相当长时期内，人们回首来时路，总有一种若明若晦的朦胧感。有的人物比较清楚，有的人物就被烟雾尘埃遮盖住。那些比较清楚的，有时也不免如你在《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一书后记中所说，对他们的评价会成为“外交文学”或“内政文学”：洋人捧了，我们夹屁股也捧；洋人骂了，我们夹屁股也骂。“出于某种斗争的需要，或某个领袖人物几句谈话，一个批示，都可以使某个作家或某个作品，一夜之间改变了评价。”几十年来，这类荒唐事我们见过的还少吗？现在大家总算变得清醒和聪明了，于是才有可能对那些被尘埃掩盖、被偏见冷遇的作家作

一些实事求是的介绍，还他们以历史本来面目，确认他们在现代文坛上应有的位置。也用事实告诉比我们年轻些的读者：新文化运动伟大旗手鲁迅，决不是只有主帅而无将士的“空军司令”，周作人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屈膝事敌的文化汉奸。

这应该感谢拨乱反正的威力，我们终于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回顾70年来的现代文坛了。然而我们毕竟已经错过了多少好时光，走过了多少弯路，也失去了多少堪称“活资料”、“活字典”的历史见证人！无法弥补的损失，思之令人痛心。“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衷心盼望你继续写下去，继《现代文坛偶拾》、《现代文坛随录》和这本《现代文坛散记》之后，再写第四本、第五本……。现代文学这座“坛”，既宏大，又深邃，虽不能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至少也是足够写一辈子的丰富矿藏。你这本“散记”里写到梁实秋、庐隐、叶灵凤，都是被冷落多时近年重又成为“热点”的名人，但如倪貽德、王礼锡的散文，马国亮、梁得所的随笔小品，青年读者可能就十分生疏了。至于张竞生，人们也许从他的《性史》以及当时给他戴的“性博士”帽子，猜想定是个下流文人，又有多少人了解其人其书的真相呢？类似这样涉及一些“复杂”人物的题目，我估计你手头一定还会有很多很多。

你这本散记，同那本周作人评传一样，用散文笔法，我是很喜爱的。姜德明兄的书话系列，也有这特色。书话用散文笔法，于史料价值之外，又增加了审美价值。前人写书话，常常不免陷入“掉书袋”的窠臼，即使学问渊博又写得一手好散文的周作人，有时也未能免。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别具一格，使人耳目一新，就因为作者本人又是散文家和杂文家。他说过：“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

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晦庵书话》序）散文因素浓郁的书话，自有一种如对良朋娓娓清谈足以陶情冶性的魅力。未知我兄以为然否？

承你不弃，竟叫我这个从未写过书话的人为你这本散记写序，我哪有这等资格！拉杂写来，只是一个爱读现代文学书话的人零碎的读后感。不为行家的窃笑，已属万幸了。

袁 鹰

1991年初夏

目 录

代 序

袁 鹰

鲁迅的全集未收的两部专著	1
鲁迅与中医	5
郭沫若自然科学的译著	8
郭沫若·诗经·地震	11
成仿吾与自然科学	14
文学研究会究竟成立于何时	17
《小说月报》和文学研究会	19
剧本《茶花女》的最早全译本	22
陈绵译《茶花女》及其演出	26
一本罕见的海涅诗集	30
张兢生的《美的人生观》	34
张兢生和美的书店	37
杨铨的一首诗	40
张友鸾的文学创作	43
梁实秋的《骂人的艺术》	46
叶灵凤的第一篇小说	51
叶灵凤的装帧艺术	53
《善终旅店》和麦绥莱勒的版画	56
李金发译《北京的末日》	59
梁得所及其《得所随笔》	62

马国亮和他的《偷闲小品》	65
最早的短篇小说年选	67
社亚泉和他的《博史》	70
戏剧家马彦祥的杂文	73
陶行知的诗集	77
毛泽东与柳亚子的诗词交往	83
《第四十一》在中国	87
倪貽德的《画人行脚》	90
杨骚与《铁流》、《十月》	94
王礼锡的两本散文集	97
刘大杰的童年自述	100
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启示	103
王立明的小说《生命的波涛》	106
冯玉祥与三户图书社	109
《京华烟云》的国内版本	111
陈铨和他的《野玫瑰》	113
谢冰莹的坐牢自传	115
姚蓬子和作家书屋	119
赵超构的《延安一月》	121
读《回忆亚东图书馆》	124
读《编辑生涯忆鲁迅》	128
读《杂家和编辑》	131
读《书叶集》	133
读《艺文轶话》	135
读《鲁迅小说连环画》	138
读《瞿秋白论稿》	140

读《巴金评传》	142
英年早逝的女作家庐隐	145
彭家煌和他的小说	150
关于张资平的短篇小说	154
叶灵凤小说的艺术追求	162
徐讦小说的特点	169
王实味到延安前的文学活动	174
周作人散文的独特风格	184
周作人与三十年代文坛	191
鲁迅的作品是人民前进的灯火	196
《风波》小议	200
浅谈《理水》	204
鲁迅与方言	212
论鲁迅旧诗的艺术风格	214
略论鲁迅的文学创新	228
左联的文艺大众化的传统	239
略述三十年代话剧事业的兴起	248
关于郑所南和他的诗歌创作	261

后 记

鲁迅的全集未收的两部专著

一般人都以为《鲁迅全集》是包括鲁迅全部著作的，其实不然，有两部鲁迅的自然科学专著就没有编入，那就是《中国矿产志》和《人生象数》。

鲁迅于1898年5月考入南京水师学堂。同年10月，经过考试，转入矿路学堂。三年多的学习，为他在地质学方面的知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06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与顾琅合著《中国矿产志》，并附《中国矿产全图》，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发行。该书正文之前，有当时任上海复旦公学校长的马良（相伯）写的序。序中说：此书“罗列全国矿产之所在，注之以图，陈之以说，我国民深悉国产之所有，以为后日开采之计，不致家藏货宝为他人所攘夺，用心至深，积虑之切”。这说法大体是合乎著者的写作动机的。

《中国矿产志》分导言和正言两大部分。导言共4章：第一章矿产与矿业，第二章地质及矿产之调查者，第三章中国地质之构造，第四章地层之播布。导言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地质特点。正言共18章，介绍了直隶（今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江西、湖南、贵州、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18省矿产分布的情形。

《中国矿产志》达到了当时我国先进的科学水平。该书经清政府农工商部认可,并在批文中说:“导言四章,于中国地质源流言之綦详,足备参考。其胪列各省矿产……亦足资调查。矿图绘画,亦颇精审。”该书又经清政府学部审核,认为:“《中国矿产全图》,调查中国矿产尚属明晰;《中国矿产志》导言、本言,亦多扼要。”给予了不低的评价。

鲁迅在1904至1906的两年间,曾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学得人体解剖、生理卫生等多方面的知识。在此基础上,



鲁迅与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产志》

1909年他在杭州任教时,就编写了生理学讲义《人生象数》,油印发给学生。这部讲义的内容是:绪论;总论——人体之构造,人体之成分;本论——运动系(着重介绍骨骼、肌肉),皮,消化系,循环系及淋巴管,呼吸系,

泌尿系,五官系,神经系,孳殖系;结论——体温,代谢,通言摄卫;附录——生理实验术要略。内容颇为全面。其中《生理实验术

要略》，经修订，发表在1914年10月的浙江《教育周报》上。

鲁迅在全面讲授生理学知识时，并不迴避生殖系统的知识（“繁殖系”的一章）。这在清末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突出的，因而为全校师生所惊讶。但他仍坦然地讲解，只要求学生在他讲授时不要嘻笑。从这里也可见：鲁迅在传授自然科学知识时是颇具胆识的。

鲁迅的这两部自然科学专著，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未收，因那时还没有被发现。后收入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续编》，1952年3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据我所知，1956年版《鲁迅全集》和1981年版《鲁迅全集》未收入这两部专著，是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的，理由就因为它们是自然科学著作。但我们不是说：鲁迅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思想家和革命家吗？作为思想家，这两部非文学的专著，既反映鲁迅的科学思想，也反映了爱国主义思想，收入《鲁迅全集》也未尝不可。这事恐怕还是可以讨论的。现在，由于《鲁迅全集补遗续编》早已绝版，恐怕连年轻的研究工作者都很难找到这两部专著了。

但想到这两部专著而打算出版的仍有人在。公盾同志担任中国科学普及出版社领导后，曾当面对我说：鲁迅的《中国矿产志》和《人生象教》，如有人详细作注，说明哪些说法在今天看来仍是正确的，哪些说法存在差错，并全文用今天的科学术语注释今译，科普出版社极愿出版。事有凑巧，上海有一位中医世家出身的医师，本人又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对鲁迅的《人生象教》颇感兴趣，跃跃欲试地愿搞出一本注释和今译。不幸公盾同志因中风不再担任科普出版社领导工作，我担心那位医师搞出来的注释和今译质量不高，或质量可以而出版社不再愿意出版，都是不好办的。此事就只好不了了之。

1981年鲁迅百岁纪念之后，由上海文管会主任方行同志牵

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鲁迅辑校古籍手稿》、《鲁迅藏汉画像》、《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等。当时把《中国矿产志》和《人生象教》交给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要求不加注释,照原书影印出版。事情正在进行中,在一次小会上,一位领导忽而对着我说,“鲁迅那两部专著,和那些手稿不同,不急于出版。你把这些东西弄了来,考虑过出版社的经济负担吗?”此事就又只好作罢了。

但我深信:鲁迅的《中国矿产志》和《人生象教》,总有一天会以新的面貌和读者见面的。

1987年1月14日

鲁迅与中医

曾听到有的朋友说：“鲁迅是反对中医的。”有的同志甚至写道：“鲁迅在反对中医学上起了不小的作用，作为一位杰出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这大约是他一生中不幸的重大片面性之一。”这种说法是不够正确的。

“五四”前后，鲁迅确曾在文章中“反对中医”。但我们要弄清楚，鲁迅反对的是中医的什么？所谓“鲁迅反对中医”最集中的是在《〈呐喊〉自序》和《父亲的病》两篇作品中。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到为久病的父亲买药和忙着找药引的时候，说：“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所以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在《父亲的病》中就写得更具体了，他写道：“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巢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父亲的病后期腹水，俗称“鼓胀”，医生给他吃一种“败鼓皮丸”，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鼓胀而用破鼓当然是“对症下药”了。父亲的病终于不行，一次诊金拿银洋几元至十元的名医的最后一招是：“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正是针对这样的具

体情况，为医治久病的父亲而家境衰落的鲁迅才说道：“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鲁迅这话虽有偏激之处，但他反对的正是当时夹杂在中医中药学中的封建糟粕，这是很明白的。对于药引要“原配”蟋蟀，鼓胀吃“败鼓皮丸”，宣传什么“医能医病，不能医命”，等等，难道不应该反对吗？

众所周知，我国中医中药学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中医中药有它科学的内核，但也蒙上了封建迷信等不科学的灰尘。新中国成立后，采取批判继承的方针，做了大量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才使中医中药学大放科学的异彩。而五四运动时期，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批判一切封建的迷信的现象，锋芒所向涉及到了封建社会中存在的中医中药中的某些不科学的杂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见，对于鲁迅“反对中医”的文字，我们也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鲁迅在五四时期是民主主义革命者。《呐喊》是鲁迅1922年以前写的小说的一个汇编。到1927年以后他才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之后，他对中医中药的科学内核采取了正面肯定的态度。例如《经验》一文中，他写了这么一段话：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

品的功用，却由历史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

这是对中医中药学多么热情的肯定，而且是实事求是的有分析的肯定。鲁迅还指出：不能认为药物是由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而是人民大众在生活中逐渐认识的。人民的经验“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鲁迅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也是合乎中医中药学形成的实情的。

鲁迅晚年还翻译出版了《药用植物》。药用植物不等于中药，但也有联系，它多少可供中医中药的研究者们参考的吧。

鲁迅后期在日常生活中，也曾采用中医中药治病。有位朋友谈起孩子患疟病，鲁迅就向他介绍了一种验方。许广平患妇科病久治不愈，吃了白凤丸就好了。鲁迅就多次以此为例如向朋友介绍中医中药的效用。鲁迅还称赞过“草头郎中”，说他年轻时生过一种叫“抱腰龙”的病，就是吃草药治好的。

由于《呐喊》和《朝花夕拾》（《父亲的病》收在这本书里）流传较广，而《经验》等杂文读到的人不普遍，有的同志又着眼于片言只语而缺少分析，因而产生了“鲁迅反对中医”的印象。我相信，他们了解了我上面介绍的情况，也就不会那么笼统地说鲁迅反对中医了。

1984年1月